

■ 旁

顾

左

中国艺术版图考察笔记 (1996—2016)

右 ■

蒋岳红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SIDES AROUND
NOTES ON ART IN CHINA (1996—2016)

— 旁
— 顾
— 左
右

中国
艺术版图
考察笔记
(1996—2016)

SIDES
AROUND

NOTES ON ART

IN CHINA

(1996—2016)

蒋岳红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旁顾左右: 中国艺术版图考察笔记: 1996—2016 /
蒋岳红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95-9032-2

I. ①旁… II. ①蒋… III. ①艺术史—研究—
中国—1996-2016 IV. ①J1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491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9 字数: 473 千字 图: 166 幅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

1997—2016，历时20年散落的文字，拣选出70余篇，分成五类，归入“观察”“研究”“听说”“临场”和“访谈”的名目。单从名目看，大致还能看出我的杂糅和我的游移。好在，以杂糅和游移来描述当代艺术版图的变容，也算切合。

“观察”里是我和诸多艺术现象打过照面之后的观感体察，有民间美术的前世今生和静默生长，也有当代艺术的喧哗和众生相。当年一见之下的直言相告，今天看着，好似一个切片，曾经提出的问题也预设和预留了足够可以继续讨论的空间。将这些文字归入其间，与我对视觉艺术的好奇和这些曾经刻意的观察及打听很有关联。

“研究”中有我1997年发表在《美术观察》中的一篇《女性主义在中国》。因为闲谈，有了这篇约稿。也因为这篇约稿，才去翻看了好几本相关的书和好几篇相关的文章。不曾想，在起意或命题之后才去找资料，分析梳理整合有限的资料，在规定的时限内作文、提交的方式，成了我只能如此迫切才能成文的一种惯性。对一些自己感兴趣也关注着的问题，积攒多时，却迟迟不能够下笔完稿。收入“研究”中的文章，有刊发过的也有未刊发的。当时虽迫切，也是极认真地研读追究过才落笔定稿的。搜罗了存稿，我也想着是要继续完成好些新的课题了。

“听说”名下多数是我给杂志写的艺术家评介。因为是杂志的约稿，无论是知交多时的，还是素昧平生的，都会为了这篇文字择日约谈，登门造访。我的约谈，是一个快照。艺术家本人大多会提供自己的作品画册和之前已存的评介文字。我都会仔细阅读，再整合我的所见所闻，选择作品和文字描摹出我对所看到的这位艺术家的印象。既然是印象，就是我个人的视角，虽不一定是艺术家的正式照，却也是一个补充记录。

“临场”则缘自2010年的一个偶然，我以策展人的角色介入了偏锋新艺术空间“公园·佚事”的展览。不曾预设的是，这一偶然事件成就了我之后接二连三得以亲临展场的策展实践，还因此参加了一次国际独立策展人协会在北京组织的一次策展精训项目。这一回精训，也让我反思了自己策展的初衷和选择契合自己的策展的工作方式。于是，我也才有了这一些完全建立在艺术家和画廊空间信任宽容和理解接受基础上的临场发挥。每一次临场之前尽可能充分地准备和交流，每一次临场之时尽可能周全地考量和抉择，在我都是一次历练。因此，这里收入的文字，是我对那些曾经在场的视觉空间写下的旁白和注释。

“访谈”是一个工作方法，也是一种文字形式，在我，还是一次又一次问学的偶遇。收入的走访和座谈，有的是因为展览，有的是因为杂志的邀约对谈。访谈不是聊天，事先都会做功课，预设主题词和关键词。但访谈不是采访，还是谈，之前种种的预设要随话风化入，也要随话锋转接。再有，出口能成章的也有，却少。口语的鲜活生动与文字表达的耐读和相对精谨，在文字整理时如何去弥合两者之间的缝隙，也曾经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思和忖度。这些访谈留下的口述文字，和前面章节的一些内容也有互文的关系，终究可以作为相关资料备存。于是，也收进来，单成了一个章节。

文集虽取了“旁顾左右”之名，我倒没有搪塞、支吾和回避正题的态度，只是想凸显出尝试着真能“言他”的本意和趣味。相比现实中颇多的正面回应，我对旁敲侧击的人和事还有物，的确会更敏感和更有兴致去碰触。如果是读者，我也想着他和她能随意翻阅，找出自己有兴趣的那一篇来看一看。

二

因为打算要写这一篇序言，我找出了十年前写过的自述：

回想自己最初对文字的兴趣，是从小学一年级时郑重写下的那一篇一句话的日记开始的：“今天，吃了一块香瓜，真香啊……”原来，我可以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感受了。也还记得电影学院口试时的回答：“我想有多种角度和方式去看电影……”原来，我可以用画面来讲故事的。终究是对于视觉艺术的好奇让我知道图像的历史，是有别于文字的另一部形象的历史。原来，我可以借由美术史去看见、去听到、去说出今天的艺术现实。

十年后再看，我还是同感。或许，可以说是初心如此。当然，也可以说人生如流，我是了无寸进。

我还翻出了毕业二十年的时节里，郑重其事只开了头的感言：

我没有过完整和连续不断的日记，由此可以断言我不太能有持之以恒的好习惯。我也有过好几回择日开记，打算重新做人，次次不了了之，我自己也失望，每每都是痛定思痛。好在年龄渐长，我开始懂得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各自挑拣、独立成章的，有的人有的事，甚至有的时间有的空间，被我选择性地屏蔽掉了，想必也都是有缘故的。偏偏这缘故也已经被我删除了，存留在相关人等的记忆里，如同我也会成为另有其人的记忆垃圾桶，替她/他永久地存贮着，等着合适的场合，好一通倒腾翻检恢复。由于我这个垃圾桶欠缺了日记这一个检索条件，更是找到什么就是什么，一概不用负有全责。于是，毕业二十年，好比“空格二十”，我也找个机会另起一段，尽可由着性子，信笔填上这些空格，多多少少，认真作结，也算有了一些得见天日的存货，揣着它步上自己“半格已满”的下半生，也好。是为记。

一年半载后的重读，我也是同感。当然，那一份失信于己的懊恼，若隐若现地，也还是萦绕心间的。

好比我这本文集里的一些文章，尽是一些陈年往事的旧字句，我自己却时时都有仿佛初见的读后感——如此的行文问话，原来，竟然，都是我写的、我说的。虽然绝大多数都是些也算见过天日的稿子，集结起来之后，总也能提醒我早些去另开一扇门，或另推一扇窗。这本文集能够成书，在我，的确是一个机缘。

仿佛今日，不前不后，是我的生日。这一本小书，是给父母的礼物。

2016年11月1日星期二

北京晴，好冷。五道口

观 察

- 002 记忆手记
- 006 含糊其辞——有关圆明园画家村的记忆
- 012 “干掉”昆汀·塔伦蒂诺
- 014 艺术实验的新课本——和吕胜中《造型原本》的一讲一看有关
- 016 新纪实：定义摄影的“新”论据
- 026 人人都来做本书？
- 028 “这一代”是哪一代？
- 030 跟着艺术起哄
- 033 艺术+？=自信
- 035 看上去很假？
- 036 都来尝尝艺术这块奶酪？
- 039 新媒体=新声音？
- 041 这艺术还会“热”下去吗？
- 043 多米诺？——艺术的寓言和悬疑
- 045 有价，抑或无价的艺术？
- 048 有误会，才有对话？
- 050 马未都：独乐，与人乐，孰乐？
- 054 爱上生活的零碎
- 057 王连海：遭遇记忆之初

- 062 傅朗克：藏心·藏品·藏历史
066 罗伯特·伯纳欧：找寻现实的回音
070 对话：知不足的数鱼斋

研 究

- 076 女性主义在中国
081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中的“女性艺术”
087 设问美术史研究
089 显见的和隐形的政治——关于凯绥·珂勒惠支与弗里达·卡洛的艺术
105 图流民以谏？——郑侠《流民图》及其图像和解读在后世的流变
124 从“流民”到“人民”：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的一种——试析蒋兆和《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重新发现
132 钢铁形象的生成与象征——以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5）美术中的工业题材绘画为例
159 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的现实语境与入画实践
176 诗画兴会更无前——有关毛泽东诗词的入画
181 别开生面论“洛神”？——《洛神赋图》研究评介
190 林风眠的“杂菜”——从《品茗》和《肖像》看林风眠的“现代画”

听 说

- 202 如何为艺术家“画像”？
205 生活之痒——尹秀珍和她的艺术
209 彼时彼刻，他在场
213 臆造的处境——洛里斯·切基尼的无机物
215 王音：总在思量画外音

- 219 苏新平：虚实相生绘浮世
- 224 龙力游：直把他乡作原乡
- 226 孙逊：“东张西望”画我知
- 230 张烨：不断制造痕迹的人
- 234 固然中间
附：我的十个雕塑关键词——李象群访谈
- 248 Manon Van Kouswijk：手写的物证

临 场

- 254 策展：为艺术营造对话空间
附：会讲故事的人（张子文/文）
- 261 如何图画？如何手工？
- 263 玩+意：松绑？为牢？
- 265 我的铅笔呢？
- 268 为什么“做”艺术？
- 271 给绘画一个理由
- 273 释怀，也释惑——看吴海洲 2013 的画
- 275 当抒情已经成为限制
- 277 当画画成为一种习惯
- 279 格画：画之为画
- 280 万花筒里的孤独星球——读赵峰的小画
- 282 蛰伏着成长——看刘霞飞画画
- 284 出入自如——有关谭平的版画
- 285 问津中国抽象画
- 287 寻问中国抽象绘画
附：“更@抽象”参展艺术家解读
- 292 当代如何首饰——以滕菲的艺术实践为例

295 十年：心手相传——对话滕菲谈教学

308 对镜：在中国提问当代首饰

访 谈

312 城市发言人之苏新平

315 那个时候——因为“公园·佚事”的一次谈话

320 “艺术”意味着什么？——《纸之钻营》中九问李红军

326 陈文骥的抽象：不是突变，是慢慢形成

338 迟群的抽象：对我来说就是线

346 梁铨的抽象：不但能发现形式，而且也能发现思想

358 王川的抽象：是一个绘画态度

366 王光乐的抽象：形式也可以是观念

374 谭平的抽象：精神上的吸引

381 彳亍之间 我之如我——听谭平说《彳亍》

399 隋建国：不同的双年展有不同的性格 & 雕塑没有抽象

427 徐冰：双年展是一种陈旧的古典的方式

观 察



不仰观，不俯察，是旁观，是内察，文字为据。

记忆手记

记忆，这个名字我们都觉得好，好在让人牵挂里有一点空落落的感觉，就像眼看着风筝断了线在蓝蓝的天空里越来越远，于是，总是忍不住要指点给周围的人看，好像多一个人看见，心里就会多一分踏实。于是，就有了记忆坊。

我对民间有兴趣，是缘于剪纸。

记得小时候经常偷拿父亲的剃须刀片，垫着玻璃刻纸蝴蝶，再大一点的时候，也知道用剪刀铰出一串拉花来，总以为这就是剪纸的全部了。偶尔，也会在降价书市上买几本薄薄的剪纸花样，打算留作底稿，再找把快利的剃须刀片垫块玻璃来刻。后来认识了学民间美术的朋友，接触多了，才明白原先的想法虽也算不得错，却是个令我汗颜的极深的误会：“桃榴（参）三贵，一家和气”“鱼儿钻莲花，两口子结缘法”“鲤鱼跳龙门”……一把剪刀一张纸，一块蜡板一把刻刀一沓纸，竟能成就这样出神入化的取舍。对纸的取舍因传情达意的不同而异，也因人而异，或者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句吉利的话，那铰出来的花〔花是个讨人喜欢的字眼，民间艺术美名为花的很多，有纹花（剪纸）、扎花（刺绣）、花纸（木版年画）、画花、花灯……花有一种绚烂的美，好看〕和说话是一样的，你要用心去看，是能看出不一样的口气、表情和性格来的。在我看来是隐语的符号，在民间艺人那里却是一看便心知肚明、心领神会的俗语和传说。而我，就成了文盲。

中国多的是文字的历史，传世的也大多是正史。而剪纸语言，沿袭千年，渗透在民间生活里，与刺绣、皮影很有点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意思。不少剪

纸本身就是绣花的样子，皮影和剪纸更是脱不了干系的。我想剪纸花样算得上是民间一部形象的历史，而且更通俗，更直接，更明白，更生动，和日常生活更密切，自成一体也自有其价值和魅力，只是我们素来就对形象的历史有些过于随便，才任由它一点点地散佚，总是让人可惜。

我和朋友曾在一个结冰的冬日去河北三河，寻访老艺人赵景安。和那些冒铰（不用样子剪）石榴牡丹的“巧女子”不同，他是个“巧男子”，农闲时，刻些窗花和绣花样子贴补家用。我想总是因为那传统的可爱的偏见，女子铰花只要喜欢尽可以人前人后大大方方地剪，自娱自乐还带点炫耀，男子铰花就无论如何也得找个理由了。赵景安的手艺据说是向一个山东汉子学的，他的作品秀气灵透，刻工细致入微又形神兼备，文人气十足，流露出很深的艺术素养。因为他的作品好，好到我们以为只要一打听就准能找到他，不曾想却在冷风里瞎碰瞎撞了一整天。第二天带了地址去找，却被告知他已经去世了。在他女儿家，我们看到他最后刻的一批活，好得让人心里发虚，他一辈子的手艺没有传人，也没有整理记录，就只有这些每一个样子都有些“说道儿”的刻纸，幸也不幸。

有很多东西是注定要成为记忆的，或者封存，或者散落，或者淡忘，或者还会被误解。但是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本来是不该那么急着扔掉的？是不是应该去捡回来再仔细看看，趁着我们还有机会，趁着记忆还可以被印证？于是，过去之于现在，乡土之于城市，才显得意味深长。

去陕西千阳的时候，也是冬天了，黄土高原总也避不开那一轮古老的太阳。沿着千河干涸的河床往上走，只有我们三个人，就只为捡回那些靠流水冲刷而天成的泥石。走走停停，挑挑拣拣，布袋子沉了，就会倒出来扔掉一些，再捡再扔，因为怕沉，也因为的确需要扔掉一些才行。太阳落山往回走，很远的路，朋友咬了几次牙，才没有再扔掉一些泥石，是怕自己会后悔。把那些颇有些灵性的石头洗干净细细看时，我们还是有些后悔，后悔有些石头扔掉得还是太过轻率。记忆何尝不是呢？我们都是些只能往前赶路的人，越走包袱越重，总是需要扔掉一些，才可以再往前，但是总会有些时候，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扔了一些不该扔的，捡了一些不该捡的。一旦我们错过，就有可能意味着永远失去，比如那些泥石，更比如那些民间的记忆，那些“老的旧的土的俗的”记忆，难道就没有值得我们留下的东西吗？

在千阳县文化馆那间多少有些落寞的民间艺术品陈列室，光线透进来，你能看见空气中的浮尘，甚至还能闻到一点淡淡的霉味，而我知道它曾经很热闹，知道有过民间美术热潮，这间展室多少能算是一个见证。但我还是有些兴奋，因为橱窗里那些让人心动的手工布制精品，每一件都有制作者的姓名和村名，我们来得也许还不算太晚。无论是布枕、肚兜还是挂件、香包以及玩具，原都是些家家相送、辈辈相传的礼物，各有各的灵性，各有各的生动，而对形、颜色、装饰和搭配的不同理解，也因为这种无功利性而得以充分发挥。朋友说前些年刚下乡去收时，能干的婆姨们都争着把自己最拿手的活儿送来，都觉着是一种肯定，是一种光荣。现在却有些不同了，做得好的人少了，对做女红感兴趣的年轻人也不多见，所以想办法把那些好样子保留下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民间里有很多世代相传的东西，比如首饰、嫁衣裳、枕头顶……都大批大批地卖给了收旧货的。偶尔在旧货市场看到精彩上好的物件，虽然越来越少，毕竟也还保留着原貌，便会忍不住想，只要还在流通中，还有市场，就不至于销声匿迹吧？

也许正是因为生活中还需要，还有市场，在显然要比千阳富庶的风翔，“画乡”的名声虽比不上以前了，年画和泥塑却还是有些声色的。正好赶上年前，集市上卖年画的摊位很多，看见样子古朴些的，一打听，都是南肖里村的，难怪会有那句“南肖里的娃娃一丁丁（乡音 ding，小的意思），生下来就会画门神”。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年画世家邵家的第七代传人邵立平，“文革”时他毁过父亲的古版，至今愧疚。早年他修复、翻印旧版，光刻的梨木就有三卡车。和别人不同，他的年画用宣纸印，比别人的要讲究些，价钱自然也要高很多。他甚至自己出资限量印刷了《风翔木版年画选》。闲时他还走乡串户收了很多老皮影、刺绣肚兜和布枕，虽说也为卖钱，但的确是个有心的人。

而每到庙会时，风翔的泥塑是少不了的。我们在六道营村见到了胡深老人，他是当地最好的泥塑艺人，也是个精明的家庭企业主人。他的作品勾线流畅而有弹性，上色艳丽而干净，手艺的确是一流的。虽然他没有向我们介绍他的儿子，但我们还是发现他儿子的勾线功力也已非同一般。村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年轻艺人胡新民，我们在他刚搬到村口的新家里看到一些作品，和老艺人相比，在传统造型和勾线用色上有很明显的差距，但年轻就是优势，有竞争总不

会是坏事的。

我总是相信，一个民族的智慧在玩具里是一丁点儿也不会吝啬的，而中国的乡土玩具光是看材料就足以让人叹服了，布缝的，泥塑的，纸折的，面捏的，木头削的，线缠的，还有草、藤、竹、绳编的……前不久还看见一本杂志上转载张仃老先生 1958 年发表的《民间玩具琐谈》，40 多年过去了，那些“既有悠久的传统艺术影响，又总是清新活泼，富有独创性的”民间玩具离现在的孩子似乎是更远了，就连我们这些 70 年代出生的人，也开始在为儿时的玩具难见踪影而心生遗憾了。不由得疑惑：我们是不是“淘汰”得太快了？

对于民间，我还只能算是一个旁观者。

很多人喜欢民间，却不知道他们喜欢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原因大概是：我们总是好先入为主，而我们周围的民间其实大多已经面目全非了——或是时尚的点缀，或是品味的招牌，一不留心还会莫名其妙地成了一种另类，要不就是讨好人的工艺品。我们喜欢的其实就只是一种虚无的感觉，再加上我们很少有机会得到这方面的启发和教育。很多研究民间的学者专家，要不成了收藏家，一派“奇货可居”的架势，那些“宝贝”是怎么也不可以轻易示人的；要不就成了考据家，正儿八经地做学问，光念着上一辈的好，就忘了关注下一辈的时过境迁了；还有的成了采风的旅行家，说说民风掌故、农家田园，就算告诉你一个“真”民间了。我们对民间的喜欢经常就是一个不明就里的误会。

记忆坊也只是想让更多的人能看见民间艺术中的精品，能接触到它真实的面貌，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想让它成为又一个误会。

怀旧之所以会成为流行，大概是因为记忆在作祟。只是，记忆坊总是和流行无关。

（载蒋原伦主编《今日先锋（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含糊其辞

——有关圆明园画家村的记忆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答应了这篇约稿，我是否会去造访上苑。或许，就算去了，情形也一定会是另一个样了。上苑是一个被称为“画家村”的地方，2000年5月27日（周六）至7月23日（周日）上苑有一个“上苑艺术家工作室开放展”，这是我去上苑的理由。但当我动笔想要写下一点什么的时候，有一些零碎的记忆，在不经意间浮现。我想它也许算是我走访上苑的必经之路，是我无法绕过去的心障。

“画家村”应该算是一个很通俗的叫法。我对画家村的印象，诚实地说是带有偏见的。当我在北大的柿子林里走过时，我还是一个大一的学生。看着那些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的“艺术作品”时，偏见很自然地就滋生了：我觉得他们在“糟蹋”艺术，至少在糟蹋我心目中当年多少有些神圣的艺术。

我还能模糊地记得某些情景，我想是因为他们的确给了我冲击。油画布上看见的是一根根扭曲着的麻绳，脏兮兮的颜色，就像失修很久的一面老墙，我不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我也压根儿就没想要问那个席地而坐的可能是画家的人，因为我心里的排斥：我觉得他活得像他的画一样邋遢。一张毛主席侧身挥手的半身像挂在一棵柿子树上，一个披着长发的女子故意地将外套敞着肩，摆出一副多少有些挑衅的不敬的样子，靠着树，在那张画下，有人在给她拍照。不知为什么，我只觉得那一种不敬很作态，当时投去的目光是有些鄙夷的。和那张挂在树上的画不同，另一张同样不是很大的安格尔的《浴女》是斜